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二节 伐弹那王朝的佛教

戒日王统

由於小邦林立，后期的笈多王朝，在中印方面，虽仍是一个霸主，自号君王，并曾举行马祀，但国土有限，仅统治摩揭陀及孟加拉两地。在当时的许多小邦之中，当推据於旁遮普东部地区的塔尼斯华尔（），较为强盛，它的开创者为弗沙伐弹那（）经过四传，到第五位酋长波罗羯罗伐弹那（），始建立了伐弹那王朝，即是戒日王朝。波罗羯罗伐弹那有二子，一名罗闍伐弹那（），一名曷利沙伐弹那（喜增），西元六〇四年，波罗羯罗伐弹那率二子将大军东征匈奴，不幸卒於军中；长子继位，再率军东征马尔华，又不幸中其土王之诡计所陷而死；遂由年仅十六岁的幼子即位，并以曲女城（今之）为首都那就是我国《唐书》中的戒日王（西元六〇六—六四七年），也即是玄奘所见的戒日王。

戒日王是印度古代史上最后的一位伟大的国王，他将版图扩大，自雅鲁藏布江之河口，一直到伽第瓦尔，包括了旁遮普、马尔华、曲女城、比哈、孟加拉、阿里沙、阿萨蜜等地，除了西北边疆之外，可谓整个西北印度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唯其版图之扩张，固有凭藉武功的征服而来，然而，例如鸠摩罗国、摩揭陀、尼泊尔、喀什米尔、婆罗（今之古迦拉底）等自治土邦之归属戒日王朝，乃是由於戒日王之道德学问的感召。

戒日王与佛教

戒日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王，他在位四十一年，用兵仅六年，其他的时间即用於政治、文化及宗教。唐太宗贞观十五年（西元六四一年），王与中国修好，我国於贞观十七年（西元六四三年）派王玄策至印度，立碑铭於摩揭陀。戒日王的文艺造诣，已在第七章中略有介绍。

在宗教方面，戒日王本为印度教徒，后受玄奘三藏及小乘教的大德迭婆伽蜜多罗（）之感化而皈信佛教，佛教屡遭法难，因此亦稍呈复兴之机。他对佛教的功绩之最着者，约有下列四事：

（一）禁止杀生，奖励素食。

（二）依照阿育王对于弘扬正法的先例，建寺院、造石塔、筑旅舍，以供沙门及朝礼圣迹者之用。

（三）每年召集沙门举行佛学讨论大会一次，贤者赏之，顽劣者惩戒之。

（四）每五年举行无遮大会一次，并将财物布施民众。

但是戒日王亦同样对印度教持崇敬的态度，由《大唐西域记》说他在钵逻耶伽（）大会时，先礼佛陀像，次日礼太阳神像，第三日礼湿婆神像，可见一斑。

玄奘三藏的光荣

奘师於唐太宗贞观三年（西元六二九年）出中国经西域至印度，留学十七年而后返国。留印期间，从戒贤学瑜伽唯识，随如来密、师子忍等习因明、声明，又向胜军学《唯识抉择论》。回到那烂陀寺奉戒贤之命，讲《摄大乘论》及《唯识抉择论》，并会通中观瑜伽二宗之义，着《会宗论》三千颂，以答覆当时在寺讲中、百二论而破瑜伽教义的师子光，名望因此大振。

后与海慧、智光、师子光等四大德共赴戒日王之请，与乌荼国小乘论师对论，小乘论师制破大乘义七百颂，奘师申大乘义制一千六百颂名为《制恶见论》而破之，声誉益隆。

贞观十六年（西元六四二年）冬，戒日王又於曲女城，大会十八国王，大小乘僧三千余人，那烂陀寺僧千余人，耆那教徒二千余人。奘师被请为大会论主，作《真唯识量颂》，称扬大乘，并宣示大众：若有一字无理而能难破者，请斩首以谢。如是经过十八日，竟无一人敢发议论。无怪乎玄奘的盛名，迄今仍为印度学者之所崇敬。

东印法难

当戒日王之父波罗羯罗伐弹那王在位时，东印的土邦金耳国，日渐强盛，国王设赏迦（月），挟武力西侵，所到之处，摧毁佛法，坏寺、坑僧，并伐佛成道处（佛陀伽耶）的菩提树，佛涅槃处（拘尸那罗）的佛教寺僧也被焚杀殆尽。玄奘之师戒贤论师，据说就是曾被此王所坑而逃脱的一人。

教难遍及恒河两岸，一时法运顿衰，若非戒日王的皈依佛教，佛教的慧命即可能从此而断！

戒日王祷於观自在菩萨，一举而战胜了设赏迦王。可是，戒日王无子，故在他驾崩之时，亦即是戒日王朝衰亡之期，王仅有一女，嫁於南方婆罗 邦的幼日王；戒日王死后，各邦又自行独立，有的则不承认戒日王的继承人选。当时有一位戒日王的大臣名叫有修，也想继承王位，因其抗拒唐朝使节王玄策，而被 玄策借西藏武力将他囚送到了中国。

戒日王之后，婆罗门教出了两位杰出的学者，一是弭曼差派的鸠摩利婆多（），一是吠檀多派的商羯罗阿 梨（），这两人在西元六五〇至七五〇年的一个世纪之内，恢复了《吠陀》经典原先的崇高地位，并对佛教做了无情的攻击。

鸠摩利婆多的伟大著作是《吠陀真义评论》，婆罗门教的哲学因此大成，佛教的特色便因此消失，他云游全印，辩才无碍，弘扬其学说，攻破佛教。他是北印人，据说当他的南印派隆盛之时，佛弟子中竟无一人能够胜过他们的议论；那烂陀寺的讲学方式，一向公开，至此，因为无力降伏外道，只好改在内室讲授。

至於商羯罗阿 梨，他是南印度人，他在宗教哲学上的贡献，被印度史家誉为是一种人类思想的结晶。他为弘扬教义，於印度的东、南、西、北的四方，建立四个传道中心，等於在精神上他已统治了印度全国。据传说，当他至藩伽罗地方，找着佛教徒辩论，但在佛教的法将之中，竟无一人能够取胜於他，於是，即有二十五所道场被毁，五百位比丘被逼改宗其教；向东到欧提舍地方，情形也是如此！

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人才的优劣，与法运的隆污，关系实在太大了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